

文学批评语境中的当代俄罗斯“大型”文学期刊

朱 涛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 510631)

提 要:“大型”文学期刊是近年来俄罗斯评论界热议的话题,评论界围绕“危机”、“生存策略”、“互联网”等关键词充分讨论了“大型”文学期刊的生存境况与未来前景。事实证明,“大型”文学期刊这一元体裁根植于俄罗斯历史传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只要及时调整生存策略,它完全可以成功化解危机,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关键词:文学批评; 当代俄罗斯; “大型”文学期刊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俄罗斯“大型”文学期刊(русский толстый журнал)指的是包括《新世界》、《旗》、《十月》、《各民族友谊》、《乌拉尔》、《涅瓦》等在内的一批历史悠久、发行量大、权威性高、影响力广的文学期刊,它融文学、艺术、批评、政论于一身,曾在俄罗斯各阶段的文学发育与发展进程中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最新文学现象的捕捉器、文学新人的引荐者、文学观念的倡导者和文学思潮的论辩场。如今,“大型”文学期刊在俄罗斯文学界已被公认为一种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美学现象(русский толстый журнал как эстет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十分重要的美学现象在当代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反思,本文拟从文学批评的视角对当代俄罗斯“大型”文学期刊的生存境况进行一番审视。

2 “大型”文学期刊的危机

苏联解体后,由于文学中心主义倾塌,读者对严肃文学阅读兴趣下滑,新媒体强势登场,市场经济主导等方面的原因,国家不再资助传统的“大型”文学杂志,杂志被推向市场,使得许多传统杂志的发行量严重萎缩,不少杂志面临崩溃,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德国学者门泽尔曾公正地指出:“文化的商品化在短短10年内就导致如《新世界》、《旗》、《各民族友谊》等大型杂志衰落。这一衰落在很多方面值得惋惜,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它们的发行量从1986年以前的20万—30万册(其中的一些杂志从1990年的1—2百万册)下滑到平均3000—8000册。其中的大部分杂志如今靠自己的资金勉强能够维持生计。”(Б. Менцель 2003: 25)

2005年,在《各民族友谊》杂志第一期上举行了关于“大型”文学期刊的讨论:“成果丰硕的整体抑或过时文化的碎片?”编辑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您是否同意大型期刊处在危机之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危机:创作的危机——作者(作者、批评家)的危机?形势的危机——出现了其他情况,人们读书少了;没有钱,出版、运输问题?

系统的危机——整个文学系统出现了变化：出现了其他的作者、读者、交流渠道——因特网、CD/DVD？批评在此扮演怎样的角色？在您看来，如何解释报纸和“五光十色”的批评完全忽视大型杂志？（Дружба 2005：70）

总的来说，绝大多数与会者认可“大型”文学期刊处于危机之中。如E.伊万尼茨卡娅指出：“毫无疑问，杂志在与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关系上存在危机。”科布林指出：“危机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并且是一种系统性危机。产生俄罗斯大型期刊的历史-文化范式改变了……”（Дружба 2005：71）邦达连科指出：“我同意大型期刊处在危机之中。我们自己都会拒绝批评家，拒绝让他在杂志占据重要的位置，个别的杂志并不能挽救这一状况。没有了批评，杂志就不再对总体的文学状况产生影响。杂志从当代文学进程中脱离。如今，活跃的批评整个转向了报纸和因特网。散文家们自己脱离真实的生活和当下的文学，并且他们令人沮丧的散文完全不为勉强为生的人所需，也不为富人所需。当作家为自己而写作，玩自己的游戏，需要迎合他吗？从年轻一代作家中选择哪怕外形上稍弱，但更具当下性的作家岂不是更好？”（Дружба 2005：72）

但也有少数人并不同意“大型”文学期刊处在危机之中的看法。如文学社会学家杜宾指出：“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写到：这不是危机（它总是剧变的征兆），而是另一种存在形态。文学不再是精神生活的中心；文学分裂成数个部分（五光十色的、网络的、大众的等）；以前的读者在分层（许多人退出——疲惫、衰老、变穷、被排挤到外省），冒出了一些新的读者群（大学的年轻人、赶时髦的人、富裕阶层）；这些阶层之间的交流在变形（但实际上并未改变）。”（Дружба 2005：73）埃德尔施坦因指出：“大型杂志当然不是处在危机之中。处于危机之中的是传统的文学-读者关系系统。也就是说，一方面，阅读完全减少，另一方面，品种和名称数量急剧上升，第三，电影业发展迅速，许多重要的电影迅速出书，绕过了杂志发表环节。”（Дружба 2005：73）泽京指出：“这甚至不是危机，而是某种持久的停滞。大型杂志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古老的形式，但这是场没有希望的斗争。我已说过，在图书出版自由的情况下，杂志无法与出版社竞争，它应该与它们合作。”（Дружба 2005：74）

除上述两种看法外，还有少数人持折衷看法。如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贝科夫指出：“大型杂志处于危机中，但整个俄罗斯生活也都在危机中。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或没有能力？但某些人是有力量的）看一眼现实并意识到新的时代已经来临。”E.叶尔莫林指出：“我不相信危机是件坏事情。危机是一种正常的创作状态。需要学会在危机中生存并从中取得成绩。俄罗斯当代文学进程的主要问题是显著的社会滑坡，危害社会的精神贫血。我们能够参与关于生活问题，关于当代人问题的严肃谈话的人的数量在急剧减少。许多作家在这方面不比普通人好。由此引发了对文学、政论、批评、大型期刊兴趣的下降。文学成为了精英们的事。我当然觉得这是暂时的、短暂的现象。我不认为新一代的作家和读者不抗争就愿意混日子，用舒适换取荣誉，名义上是填当代俄罗斯统治阶层的坑。如同一贯在俄罗斯的情形一样，文学仍然是精神和社会决口之处。在这里也需要杂志——这是作为浓缩当前思想的媒介和团结思想一致者的真谛。只是不知道我们是否为此要等到2015年，据说那时我们的石油会枯竭，我不希望这样。不过，我认为纸质杂志如今不是唯一的期刊样式……很遗憾，我们实际上没有好的报纸批评。有的是依附于报刊主要内容的蝴蝶结和花纹。五光十色的杂志中的批评纯粹是叽叽喳喳，完全是些填脚料。关于大型期刊的谈话要求些许严肃性，它不适合那种手工师傅。”（Дружба 2005：75）

3 “大型”文学期刊的共同策略

面对危机，“大型”文学期刊反应如何？它们是坐以待毙还是另辟蹊径？是各自为政还是抱团取暖？它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危机？成效如何？

时隔十年，2015年，《旗》再次就“大型”文学期刊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编辑部向各“大

型”文学期刊的主编们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您认为如今“大型”杂志应该拥有某种共同的文学策略吗？

您如今怎么看待自己的读者，在您看来，杂志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自己读者的期待？

您考虑过改变“大型”杂志传统的结构吗（散文—诗歌—政论—批评—回忆录—书评）？

（Знамя 2015： 50）

不少人认为“大型”文学期刊应当有某种共同的文学策略，如《乌拉尔》副主编别里亚科夫认为：“‘大型’杂志有一条共同的文学策略。它们采纳一些文本，拒绝另一些，以这种方式建构着文学空间。没有了杂志，文学世界就会向“Прозы.ру”和“Стихи.ру”移动，博客就会取代批评。杂志带给文学以秩序、体系、等级，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星》的联合主编阿里耶夫指出：“在我看来，共同的文学策略应当源于一条对于任何文化都是最基本的状况：我们不能忘记文化比任何社会体系，尤其是政治体系更久远，它能克服任何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相应地，没有必要追逐广大读者，关心所谓的‘排行榜’，即标准，不仅官员‘领导’，并且创作者本人都要遵守它。”（Знамя 2015： 51）

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大型”文学期刊不能也不应该有共同策略。《外国文学》杂志主编利维尔甘特指出：“不应当也不可能用统一的策略。就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但必须有一条共同的策略：有才华的作者。还有一条我们暂时都缺乏的：对有趣的文学现象做出快速的、动态的批评；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新世界》主编瓦西列夫斯基指出：“应当是不必要的，但实际上有一条‘共同策略’。这并不是‘串通’的结果。大概是俄罗斯大型文学杂志的传统和传统杂志的结构，使得不同刊物的主编和工作人员们大致在一个方向上工作。无论多么可笑，甚至我们杂志间的某种竞争关系，使得一些期刊更加接近，因为这种竞争是在同样的逻辑上实现的。”（Знамя 2015： 52）

《十月》主编巴尔梅托娃指出：“策略”一词，即便加上形容词“文学的”，也会使人警觉：散发出统帅的艺术和文学军事行动的戏剧色彩。我认为所有的“大型”杂志如今有一条共同的关切：在非常不寻常的条件下做到将一切取决于我们，为了将“大型”文学杂志作为一种俄罗斯文学现象俄罗斯的非物质民族遗产保存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3月“期刊阅览室”（Журнальный Зал）网的建立是俄罗斯“大型”文学期刊应对危机最有力的举措之一。该网站至今已存在二十多年，这对于杂志来说也许时间不算久远，但对于网站来说，绝对算是历史悠久，该网站联合了当下数十家俄罗斯大型文学期刊，包括《新世界》、《十月》、《旗》、《乌拉尔》、《民族友谊》、《外国文学》等，网站更新迅速，在上面不仅可以免费浏览每一期的最新期刊，还可以浏览过往期刊。它的出现是网络数字化时代，“大型”文学期刊与时俱进的表现。

但是随着该网站的成功，不少问题也纷至沓来。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网络版的文学期刊对纸质版的文学期刊来说是一种威胁，前者会最终取代后者。而一些学者发表了不同看法，如戈留辛指出，不能简单认为互联网对“大型”文学期刊所带来的全然是恶：“什么是恶？书不是恶吗？一切取决于其中印的是什么……因特网也是如此。我们将会转向哪种形式，我不清楚。我不清楚的是，我不知道技术会往什么方向发展。现在所有人都用手机读书。这仿佛是件荒谬的事情，如果有人提前告诉你，将来会用电话看书的话。”（Урал 2016： 105）

巴尔梅托娃也指出：“我认为因特网是一种自我展示的手段。我不认为纸版杂志应该消失，也不认为杂志应当消融在因特网空间中。但将网络空间作为一种申请，作为杂志的一张名片，作为读者阅读纸版杂志的一种训练——这完全不会阻碍……因此，我完全不怕因特网，我喜欢它，也非常喜欢我们工作于其间的‘Журнальный Зал’。在这个狭窄的专业圈子里，我们为所有大学文学杂志制定一个新的平行的因特网方案。”（Урал 2016： 106）

作为《十月》的主编，巴尔梅托娃以自身的工作经历论证了因特网是不会取代纸质版的“大型”文学期刊的。“我在文学杂志工作了很久，如今网络上的一切以前都躺在我们的桌子上。只不过这些文字以前是用袋子装着进入编辑部的，如今在网络空间上如此普及开来。它们一点也没有改变大型杂志的运行和立场。还没有哪位作者为了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而拒绝在大型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是相反。甚至那些杂志，它们虽宣布为网络杂志，却转向了纸质版本，如诗歌杂志《空气》。”（Урал 2016：106）

阿里耶夫则结合俄罗斯的文学传统论证了这一问题，他指出：“问题甚至不在于因特网，它当然冲击着纸质文学，因为更方便、简单——按下按钮就会获得你所需要的信息。但问题不在于信息，而在于传统之中。俄罗斯文学传统首先与大型杂志相关，它早在18世纪就出现了，当贵族被首先赋予自由……在20世纪杂志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在21世纪不仅大型杂志的作用，而且整个书面文学的作用由于不同的原因急剧下滑。这些原因中的一个在于，社会和所谓的精英不理解这些大型杂志的意义，它们仍然建构着整个俄罗斯的文学空间。正是在大型杂志的帮助下形成了那个团结着国家的文学空间。任何一个大型杂志（不取决于主编或整个团体坚持哪种价值取向——自由派的也好，保守派的也罢）都提供了那一现存文化的截面。在每本杂志中都存在批评、诗歌、散文、历史文章、记录文章等，也就是说，根据这些杂志就能够形成这样的观念——现在俄罗斯的文化是什么样的。”（Урал 2016：107）

4 “大型”文学期刊的未来

“大型”文学期刊曾有着辉煌过去，它曾在俄罗斯文学各个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它如今步履维艰，如履薄冰，既得不到国家层面的资助，也失去了很多读者，还要面临新媒体的挑战。不少人态度悲观，认为“大型”文学期刊没有未来。

资深文学批评家拉蒂宁娜指出：“当文学状况鲜活，当燃起的甚至不是熊熊烈火，人们彼此争吵，创建新的杂志——文学生活是沸腾的。它如今还沸腾吗？不沸腾了。问题不在于文学杂志将如何生活，而是在于文学生活之中。而杂志需要以任何手段保存，看清楚这真的已经是博物馆。”（Знамя 2015：87）阿尔汉格尔斯基指出：“我们现在拥有什么呢？大型期刊既不被如今的市场所接纳，也不被国家资助。关于市场是明摆着的，因为一切要按另一种模式进行，要使用多媒体技术，即便如此我怀疑能否被‘接纳’。至于国家，此处的前景更加现实：我们再次进入了停滞期。”（Знамя 2015：88）

巴克在发言中列举了决定杂志影响力的五种功能形态：系列性、声誉、批评、集体性、商业，指出“大型”期刊如今已经失去了这些功能，若想延续自己的品质就必须恢复这五种功能中的至少一种。

当然，也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大型”文学期刊作为一种体裁是不会消失的，态度较为乐观。如赛费特指出：“体裁是不会死的：它只会退回边缘或再次回到中心。在体裁中读者的记忆非常活跃：如果杂志里的作品一期接一期地引起震荡，也就是说那些不是产品的作品，而是整个地像种子，有机体一样长成的话，那么这些震荡随后就会贯穿一期又一期，在基因的层面提醒读者。因此，杂志不会死去，还因为它生活在读者的记忆之中。”（Знамя 2015：88）

当代俄罗斯知名批评家、《旗》杂志副主编、莫斯科大学教授H.伊万诺娃较为全面地剖析了“大型”文学期刊的境况，形成了十点看法，发表在《旗》上。

首先，她指出“大型”文学期刊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美学现象，也是一种元体裁：“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不只是如同在书里的个别文本意义单独存在着。每个文本都会反映、折射其他文本、‘圆桌会议’、文章及书评。这整个深刻的文学空间震动和共鸣。文学杂志是一种元体裁，其中复调式地共存着不同作者的不同文本，它们形成一个新的独一无二的整体，在时

间中运动和发展，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随着‘ЖЗ’的建立，这种元体裁变成了大体裁，交错着大量不同方向的相互链接。在这个大体裁中，文学批评乃是其他体裁的泥浆、水泥和砖。杂志批评的体裁建构角色很难评价，一如难以评价杂志对于俄罗斯文学批评发展和运动的角色。这种联系是双向的。杂志批评自身的多体裁性也是重要的和根本的方面。”（Н.Иванова 2015: 157）

其次，伊万诺娃驳斥了杂志已死的说法。她指出，如今杂志的发行量与新小说的发行量基本持平，甚至超过后者，这远超新诗歌、批评及文艺学新书的数量，之前的要埋葬杂志的言论不攻自破：有名的作者希望发表作品，使自己的印数翻翻，而还没有名气的希望发表文章是为了让杂志为自己扬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自己的算盘。“但文学——撇开这些远离现实或超前的声音和评价——没有停滞。它之所以没有停滞很大程度上多亏了杂志所进行的不断的生产。”（Н.Иванова 2015: 158）

再次，杂志从自己对审美和公民的价值和标准的认识出发，来进行职业的、专业的筛选，形成自己的稿件。杂志自身的活动形成了一个文学等级系统——这不同于较为杂食的出版社（除了一些小的和非商业性的出版社）和一些按筛选原则进行评论的报纸。杂志对多变的文学等级产生影响——文学金字塔的顶部是摇摆的，它不断变化。要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可以看出文学精英的数次改变。这一进程也与文学空间的无边拓展相对立。杂志不间断地实现两个最重要的文学功能：1.支持（发展）文学传统内容、体裁、风格、语言等的多样性；2.不断更新文学，每月引入新的作者，为文学带来新的超出期待的作品，带来新的与传统相悖的文本，并带来新的内涵——以此使读者、批评家和文艺学家不安，有时简直使他们陷入不仅是审美的恐慌。

5 结束语

以上即为俄罗斯评论界对当代“大型”文学期刊的一些看法，不难看出，评论界一方面对“大型”文学期刊的现状和未来深感担忧，这一担忧来自杂志发行量下降、读者减少、影响力减弱等，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坚信“大型”文学期刊根植于俄罗斯传统，其元体裁属性决定了它是完全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在互联网信息已然泛滥，在市场之手已然成为主导的今天，“大型”文学杂志需要与时俱进，相信只要它及时调整策略，必定可以成功化解危机，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Иванова Н. Непрерыв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J].Знамя, 2015(9).
- [2]Менцель Б. Перемены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е.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немецкий телескоп[J].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 запас, 2003(30).
- [3]Продуктовый набор или осколок вытесняемой культуры? [J].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2005(1).
- [4]«Толстые» журналы три вопроса редакторам[J]. Знамя, 2015(1).
- [5]Толстяки на Урале[J].Урал, 2016(2).
- [6]Толстые журналы: настоящее без будущего? [J].<<http://litteratura.org/non-fiction/1371-tolstye-zhurnaly-nastoyashee-bez-buduschego.html>>

"Large" Literary Journal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under the Context of Literary Criticism

Zhu Ta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Large" literary journals are the hot topic of the Russian critics in recent years. The critics have fully discussed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large" literary journals based on keywords such as "crisis", "survival strategy" and "internet". Facts have proven that "large" literary journals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Russian tradition and boast a tenacious vitality. As long as the survival strategy is adjusted in time, they can completely resolve the crisis and will surely renew their vitality.

Key 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contemporary Russia; "large" literary journal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大型文学期刊与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18BWW036)。

作者简介: 朱涛(1982—), 男, 汉族, 江苏海安人, 博士,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及文论。

收稿日期: 2020-02-22

[责任编辑: 刘 锐]